



木念珠

娜·罗列契克著

桑阳译

木 念 珠

[波蘭]娜·羅列契克著

桑 阳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 1958 ·

Н·Роллечек

Деревянные чётки

本書根据 Дет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 1956 年俄譯本轉譯

俄譯者 Е·Отвиновской

木 念 珠

〔波蘭〕娜·羅列契克著

桑 阳 譯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廣平路155号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0010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3/4 字數 106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,600 定价(6) 0.48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波蘭現代女作家羅列契克的一本自傳體小說，作者以親身經歷，記述了一群少女在天主教會孤女院中的悲慘生活。她們整天吃不飽，穿不暖，還得干力難勝任的粗重活兒。她們不但在肉體上，備受苦痛，而且院中的修女們更假借上帝名義，不斷摧殘她們純潔無邪的幼小心靈，剝奪了她們少年時代的一切歡樂。這些孤女在修女們的殘酷折磨下，有的迷信得變成宗教狂，有的在沒有辦法中只好聽天由命，有的則忍無可忍起而反抗……作者以簡潔、生動、充滿感情的筆觸，描繪出資產階級統治時代兒童備受摧殘，以及她們對充滿陽光生活的憧憬與渴望；更揭露了舊社會里宗教的虛偽性與教會內部的陰森、殘酷和黑暗。

在一間不大的禮拜堂里，女孩子們緊挨着跪成四排，大聲做着禱告。監督她們的是一個身穿黑聖衣、白圍胸的修女。女孩子們的目光老在牆壁上溜來溜去，嘴里卻又清楚又入調地念着祈禱文。



這是我在修道院的孤女院里的第一個黃昏。我來到孤女院里是非常突然的。雖然在我一生中各種各樣不測的事

件相当多，但是，这桩事情我总觉得是最稀奇、最意外的。

母亲为穷苦所迫，打发我到姨娘勃露尼娅那儿去寄住一年。可是，勃露尼娅正一心一意张罗着即将到来的婚礼，忙着迁居到未来的婆婆那儿去。我的突然到来使她感到很狼狈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因为勃露尼娅既不能带我上她婆婆那儿去——她婆婆是个严厉阴沉的女人，又不愿送我回克拉科夫，因此便把我安置到圣方济会①女修道院附设的孤女院中。

……祈禱繼續着。全部的晚禱，“宗徒大事录”②都念完了……接着开始做多得数不清的禱告来祝福圣方济会的权贵人士：总会長嬷嬷、省会長嬷嬷、修道院院長嬷嬷③；祝福美国的嬷嬷④、华沙的嬷嬷、克拉科夫的嬷嬷……

时时有女孩子累得把屁股坐在脚后跟上。于是，监督祈禱的嬷嬷便悄悄走近偷懶的姑娘，用鞋尖踢她的屁股。破坏规矩的小姑娘立刻挺起了腰，于是乱成一团的祈禱声又变得比較一致了。

……为天主教教会和我们神圣的信仰普及各地而祈禱……五次“在天我等父者”，五次“亞物瑪利亞”，五次“天

① 圣方济会是天主教苦修会中的一种。

② “宗徒大事录”是耶穌門徒在耶穌升天后所做的大事记录。这是天主教中的名称，在基督教中称做“使徒行傳”。

③ 圣方济会在結構上是一种集权組織。最高領導者是总会長，下轄省会長，再下面是各修道院院長。

④ 这里的嬷嬷是指同一修会中的修女。孤女对修女也称嬷嬷。

主父，天主子，天主圣神，我愿其获光荣”……

“这大概永远没个尽头，”我想着想着，感到膝盖都发麻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还得尽力克制着自己不讓屁股貼到脚后跟上去。为圣父①所做的多得数不清的祈禱，不禁使我想道：他既然需要这样多的灵魂上的拯救，那一定是世界上罪孽最深重的人了。

终于結束啦！

女孩子們站起来了。

嬷嬷来到我跟前：

“拿好自己的东西上楼去。”

我迅速对她的臉龐看了一眼。臉很蒼白，嘴唇有些歪斜，眼睛却很灵活，黑得发亮；身材和姿态倒象个十五六岁的姑娘。

“是，听您吩咐，”我垂下眼睛順从地回答道。

孤女們喧嚷着，跳过小板凳，在食橱欄板上东尋西找，接着，把書包、練習簿、書本子拋到地上。她們尖声高叫，扮着鬼臉，不知在爭吵些什么。

这时，嬷嬷一声吆喝，喧嘩声立刻靜息下来：

“全上楼去！做过祈禱应该保持肃靜，怎么忘了？葛丽雅，桃絲露，上楼去！要是你們中間还有人再唧唧喳喳，明天瞧我的！”

女孩子們向門口冲过去。走廊里、扶梯上响起了一陣

① 圣父即罗摩教皇。

脚步声。我也跟在她們后面。

寢室在擱樓上。許多鉄床靠得很近。床与床之間的过道很狹，只能側着身子挤过去。光禿禿的板壁，骯髒的地板，紧靠着天花板的、暗淡朦朧的电灯，这就是全部的“景色”。

女孩子們脱下衣裳，扔在鋪着灰色毯子的床上，动作快得象閃电一样。几分鐘后，她們都已躺在毯子里了。

“赶快睡到空床上去，莫吉斯塔嬷嬷立刻要熄灯了！”一个女孩子向我喊道。

我在靠窗的地方找到一張空床位，脱下衣服，折叠整齐，钻进硬得刺人的毯子里。我的心跳动得很快，并且充滿了迷迷糊糊的期望和迟疑。我觉得：我来到孤女院里，仿佛是一场梦，仿佛是一个玩笑，其实一切都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：会有个陌生人到这里来，一开亮耀眼的灯，这间充滿髒衣服臭味的寢室便立即消失，一切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……

这时候灯熄了。莫吉斯塔嬷嬷打房間当中走过，把圣衣弄得沙沙作响。然后在她自己的房間門背后消失了。

我稍微抬起头，望着窗外：天空灰暗，下面一片漆黑。我的心还是怦怦地跳个不停。

女孩子們有的骨碌骨碌地翻来复去，有的打着鼾，有的在睡梦中呻吟叹息。

塞滿稻草的枕头在我头底下沙沙响，我每动一下，垫褥也随着窸窣窸窣响，原来也是稻草做的。毯子上的硬毛扎

着我的肩膀和背脊，我把垫褥上的褥單扯下来裹在身上，臉緊貼着硬枕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最后，我睡着了……

我給鬧醒了，坐在床上，弄不懂周圍發生了什么事情。

有些女孩子已經起身了，有些还把头蒙在毯子里，象洋娃娃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。整个房間里吱吱喳喳响着各种各样的尖叫声：

“主之天神报瑪利亞……”

“嬷嬷，还不过五点钟呢，再睡一会儿吧！”

“主之婢女在茲，希惟致成于我，如尔之言……”

“嬷嬷，这只獼猴夜里偷了我的小枕头。”

“天皇后喜乐，亞勒路亞，亞物瑪利亞……”

莫吉斯塔嬷嬷挨着一張張床走过去。她右手一下拉开还躺在床上的女孩子身上的毯子，左手用木念珠敲打着赤裸的脖子和背脊。

“沙皮娜！葛丽雅！刘德米拉！馬上穿起衣服做禱告，唸‘主之天神’①。”

挨了木念珠打的女孩，很快跳下床来，迅速做了几下动作，舒展舒展筋骨，跟着大家唸“主之天神”。然而嬷嬷一走远，她又安如泰山地蜷在毯子里躺着，哪怕打一会盹也好。

我惊奇地看着莫吉斯塔嬷嬷在床位間不怕疲勞地奔忙着。对于特別倔强的女孩子，她粗暴地拉下毯子，把它拋在地上，木念珠也一股勁地在赤裸裸的背上欢蹦乱跳。不到

① “主之天神”——一种早禱的名称。

一刻鐘，秩序整頓就緒，莫吉斯塔嬤嬤完全控制了局勢。小姑娘們排成四長行坐在床上，頭一啄一啄地，時時打着膻肘，用睡得嘶啞的嗓子高聲念道：

“主之婢女在茲，希惟致成于我，如爾之言……”

女孩子們身體又瘦又黃，穿着骯髒襯衫，臉色灰白，睡意朦朧，眼睛睜不開，嘴裡打呵欠，贊美着她們的造物主。忽然，有一個很逗人喜歡的、火紅鬚發的女孩一下子鑽到毯子裡去了。嬤嬤一拉掉毯子，紅頭髮的姑娘立刻象彈簧那樣跳下床來，一口氣嚷道：

“且天主聖子，降生為人，居我人間，給我們以幸福和真理！”①

她挨了嬤嬤一記耳光，小姑娘們放聲大笑起來，紅頭髮的姑娘也跟着笑了。耳光和哄堂大笑仿佛使她們連成了一氣，於是，全體高聲一致地念起了：“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……”

禱告完畢，小姑娘們急急忙忙穿起衣裳。我好不容易纏上窄小的裙子，問近身的一個小姑娘：

“哪兒洗臉？”

“就在那兒！”她揮揮手說。

我拖上一雙便鞋，朝着她指點的方向奔去。

宿舍和廁所間的那條狹狹的過道就是洗臉的地方。附近一股潮悶的臭氣，令人作嘔。牆邊一只板凳上放着五只

① 同一早禱中的一段禱文。

洋鉄盆，对面是一个唯一的水龙头。小姑娘們聚在水龙头旁噉噉喳喳相罵着。她們踮起脚尖，竭力想湊近那股細小的水流，好把臉蘸蘸湿，再用各自夾在腋下的破布揩揩干淨。

“怎么这样？这里既沒有肥皂，又沒有毛巾！”我很惊奇，并且还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别人忘了放罢了。可是，我立刻便深信不疑：一点也沒有什么誤会，正如同沒有肥皂、沒有毛巾一样；五只洋鉄盆應該尽够三十多个姑娘用了；晚上咬我的也并不是毯子，而是一大窩形形色色的虫子；每天必須在清晨五时起身，坐在床上唸“主之天神”，一年到头，无法脫身出去一次。

鈴声一响，小姑娘們就飞也似的跑出过道。我身不由己地給她們推了出来，重新回到寢室里。可是，当我看到一个小姑娘正在关鎖洗臉間时，我就拚命大叫起来：

“讓我进去！我还没洗哪！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！本該早一点起来的。莫吉斯塔嬷嬷吩咐我上鎖。現在我們大家都要下楼了。”

我走出寢室，莫吉斯塔嬷嬷正来到我跟前。

“娜塔莉，到貯藏室去拿扫帚和抹布，把上寢室去的楼梯和走廊打扫干淨。这是你的工作。”

我下了楼，心里埋怨自己沒有問一声貯藏室在哪儿。但是一看到眼前的情景，馬上就明白了。小姑娘們在相罵斗嘴声中，从楼梯角下的小間里搬出水桶、刷子、抹布。她們各自拿着自己的“战利品”四下跑开。不久，整个屋子里就响起了龙头放水的汨汨声。她們把桶裝滿了水，就急急忙

忙去干自己的“工作”，飞跑到分派給她們打扫的房間、走廊、扶梯、攔樓和寢室里去。叫喊声、咒罵声靜息下来了，現在只听见一片刷子声和潑水声。

我心慌意乱地四面張望，莫吉斯塔嬷嬷走过来了，气势汹汹地問道：

“为什么不去打扫？”

“我……嬷嬷……我拿不到水桶，也拿不到抹布。”

“这些东西多得很，”嬷嬷武断地說，“下次你要早一点起来，第一个到貯藏室去。誰沒有做完自己的‘工作’，就不給她早飯吃。只要你及时赶到，值班的就会发給你所需要的一切。”

我知道嬷嬷在撒謊。水桶、面盆、抹布一共只有那么一些，比需要打扫的地方还少一半。可是，我一句嘴也不敢頂，并且害怕吃不到早飯，所以只得嗚咽啜泣，順从地跟着莫吉斯塔嬷嬷走。她立停在門坎边，放緩了口气說：

“今天我就饒恕了你。你現在到食堂去把咖啡分开倒在杯子里。食具和長柄杓子在食橱里。早飯必須在祈禱前分好。”

我和莫吉斯塔嬷嬷一起，从厨房里端出一大鍋黑咖啡和一托盤切得薄薄的面包片。然后，莫吉斯塔嬷嬷走了，留下我独自一个在食堂里。我向四周仔細打量一番。在白晝的光綫下，这小房間看起来比我昨天晚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更加昏暗了。

兩張支着架子的木桌，四条長凳——每張桌边两条，一

个有着許多搁板的大食櫥，窗边有張小桌子，旁边有只小凳兒——这一切都是又旧又破，污迹斑斑，就連顏色也象任何破爛家什那样，模糊得說不出个名堂来。而且，不知怎地还有着一股菜湯气息和霉味儿。

“这儿没有什么开心事，”我沉重地叹了口气，准备动手分咖啡。我把头钻进食櫥里，寻找長柄杓子。这时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：食櫥里竟乱七八糟地堆着書包、圍巾、圍兜、調羹、碟子和杯子。

我从这堆形形色色的东西下边，勉强拖出長柄杓子来，回到桌子边……突然象遭了雷劈一样呆住了。

托盤里切好的面包片足足少了一半。

我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该怎么办，小姑娘們已經拥进食堂。莫吉斯塔嬷嬷也跟着进来了。女孩子們卜通卜通跪到地上，眼光盯着那盤面包，嘴里噤哩咕嚕做起禱告来，念得很快很快。刚一唱完“我的灵魂来到你的圣殿做早禱……”，这群餓鬼似的小姑娘就一窩风地向桌子边扑过来了。

“娜塔莉娅，分面包，每人一片！”

我把托盤里所有的面包都分完了。

“我們呢？！”

“我們的呢？！”有几个女孩尖声叫起来，伸出手来要面包，可是面包已經沒有了。

“一定是自己吞了？这小偷！”一个头剃得光光的小姑娘尖叫道。

莫吉斯塔嬷嬷抓住我的手臂，狠狠地搖着，把我的臉扳

过来向着她，威吓地喝道：

“面包哪里去了？！”

我掙脫了她的手，背着女孩子們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食堂里一片喧嚷。沒拿到面包的小姑娘厉声大罵：“猪獃！”我哭得越来越凶了，而那个偷面包的小姑娘，坐在桌子边，肚子里大概还在奚落我呢……



我沒洗臉，勉強梳了梳頭，穿着綠色的長衣和白圍兜，排在孤女院小姑娘們最后的一排，迈步向學校走去。

莫吉斯塔嫵嫵斯文地把眼光看着地面，在旁邊小步走着。

我望了望禮拜堂上面的時鐘，說道：

“已經八點了。我們要遲到了？”

我旁邊的小姑娘是個駝子，一雙小眼睛溜來溜去很刁猾，她吃吃笑道：

“可不是第一次！幸好今天小禮拜堂里沒有早禱，要不

然連早飯也趕不上吃哩。嘿，瞧！老太婆來了！馬上就有開心事兒啦！”

我惊奇地兩邊望望。几輛馬車懶洋洋地緩緩走過；在鄰近一家麵包鋪跟前，停着一輛載貨馬車，里面裝着一籃籃盛得滿滿的麵包。行人寥落無幾，也不來注意我們。

有個老太婆，瘦得象只脫了毛的貓一樣，在我們近旁的行人道邊上站停了腳，虔誠地舉起了食指。女孩子們的行列停下來了。

“能上天堂的不是那些空口喊喊‘上帝！上帝！’的人，”她高聲喊道。“責任、義務——比祈禱更重要。所以常言說得好：‘凱撒的還給凱撒！’”

几輛馬車打旁邊經過，車夫勒住了馬，歪戴着帽子，放聲咯咯大笑。行列中的小姑娘也都笑了。莫吉斯塔嚇得直躲在行列最後邊。

我推推旁邊的駝背姑娘：

“她是誰？”

駝背姑娘高興得兩眼閃閃發光，回答道：

“她是我們的校長。莫吉斯塔怕她怕得要死。校長老是教訓她，說莫吉斯塔根本沒有象上帝所囑咐的那樣去做。這星期我們上學已經遲到三次了……”

就這樣開始了我在聖方濟會女修道院附設的孤女院里的生活。

幾個星期過去了。殷紅、金黃和碧藍色的秋天來到了。透過樹葉雕零的枝條，暗黑的樹干隱約可見。古老的禮拜

堂周圍，草兒也已枯黃了。女修道院上空，萬里無雲，一片青天。四周景色美妙，而且看來仿佛永遠不會變化似的。

聖方濟會懺懺收容下的一小群孤女，還是照老樣子生活着，忍飢挨餓，痴痴地念着祈禱文。我老是覺得：好象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把我跟她們分開，而事實上我早就成為她們中間的一分子了。我熏染上了孤女院中的風氣和習慣，學會了那些經常挨餓和尋覓食物的小姑娘的一切花招和手段。把一切東西都看作是自已獵取的对象，可以搶，可以偷——這就是應該嚴格奉行的準則。從墊褥底下掏出一小塊肥皂（為了不給旁人看見不得不藏在那兒），第一個飛奔到臭氣熏天的狹過道里的鐵盆跟前去洗臉；第一個趕到貯藏室去搶一塊骯髒的抹布，沒有它就完成不了自己的“工作”；第一個坐在洋山芋湯鍋旁，因為洋山芋湯也可能不夠分，——這一切已成為我們孤女院生活中雖不成文、却已確定不移的規矩了。

共同祈禱和獨自祈禱，高聲祈禱和輕聲祈禱，虔誠地思索拯救靈魂的課題，無數次的向各種各樣聖物禮拜，這一切原應該根除我們那種無可救藥的野蠻情緒，就象美妙的笙笛聲能把老鼠誘出昏暗的洞穴那樣。然而，整個孤女院里，更不必說修道院了，沒有一個皮球，沒有拋圈，沒有排球網——凡是可以在室外新鮮空氣中玩耍的東西一概沒有。我們給祈禱和修道院的清規戒律壓得透不過氣來，就只好把青春活力發泄在放肆的叫喊、不知限度的蠻勇和彼此不停的口角中。

摸熟了莫吉斯塔嬷嬷的脾气以后，我就知道：睡的时候要用毯子裹紧，别露出十四岁姑娘不怕羞的裸体来；头发要编成两条结实的小辮子，翘在耳朵边，并且用黑带子扎紧；跟修道院長說話要叫一声“院長嬷嬷”；而在碰到每一个修士和修女时则要行礼问好，低下眼睛說：“愿永世光荣……”

惨痛的教訓使我学会了：在把面包切成一份一份时，用小板凳堵住門；而在祈禱时则要跪在第一排，以便避开莫吉斯塔嬷嬷的不太舒服的鞋尖。

女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已經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的惊奇了。只是有时候，当我坐在狹小的房間里溫課时（那間房間是我們的食堂，又是做功課和休息的場所），我常常突然起了一种热烈的愿望：避开这儿周圍的一切，隨便跑到哪里去。于是，我便急忙跑到廁所里，站在抽水馬桶上，打开小窗子，久久地凝視着那一串串紅紅的山梨花，那蒼翠長青的樅树和那伸向远方的阴郁沉思的森林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喜悅和絕望紧压着我的咽喉。

这欣賞大自然的短暫喜悅，常常給进来的人打断。我迅速跳下馬桶，赶快回头跑进食堂，跑进那充滿喧嘩、悶熱和各种各样惡作劇的食堂。

我来到孤女院中的第一个周末，火紅头发的葛丽雅飯后跑到莫吉斯塔嬷嬷跟前，低着头用发抖的声音說道：

“請求嬷嬷准許我到小礼拜堂去反省反省……”

嬷嬷点点头，答应了。葛丽雅随手砰地帶上了門。莫吉斯塔嬷嬷就对我說道：